

屍王

作者: 陰謀論者

Powered by [紙言](#)

第零章 一切的開端

早已生鏽的掛燈緩慢地搖晃著，彷彿正在痛苦地呻吟著，透過陣陣「咿呀，咿呀」聲哭訴著這個建築物漫長的歷史，同時警告著人類不要再往走廊深處再踏前一步。

因為這條走廊連接著地獄，是讓人不寒而慄的地獄深淵。昏暗的燈光照出一隊全身漆黑的士兵，他們無視掛燈的警告緩緩前進。

從他們先進的裝束設備、健碩而繃緊的肌肉和整齊同步的步伐不難猜出他們是久經訓練的特種部隊。

走廊深處傳來陣陣令人噁心的血腥味，配上掛燈的搖晃聲形成了一種詭異的氣氛。走在最前頭的小隊隊長舉起手指打了個手勢

「噤」

隨著簡潔有力的一聲，隊伍已經分成兩隊停下。

隊長按下了腰間通訊器的開關，再按一按掛在耳朵邊的無線耳機，對著耳機說道：

「報告長官，Tiger小隊已到達指定地點，現在請長官批准進行人質拯救行動。」

隊長耳邊傳來輕微沙沙聲，然後一把低沉而穩重的聲音用純正的瑞士語說道：

「批准，行動開始！」

「收到！」

「願主祝福你們！」

最後一句是隊長跟他的隊員說的。聽到這句話後，排在最後的新隊員Austin不禁用那冒著冷汗的雙手緊緊握著手中的美國M-16自動步槍。

隨著隊長的手揮下，每邊各五人的兩個小隊開始緩緩向走廊盡頭前進。

Austin

打開安裝在自動步槍的小電筒，跟著對伍行走。只見走廊的盡頭分成左右兩條通道，原本雪白色的大牆現在留有一大攤還未乾涸的鮮血，染成一幅血淋淋的油畫。兩隊小隊無視了這攤血，各隊選擇了其中一邊的通道繼續前進。

五人的腳步聲在空洞的走廊裏回盪，這條漆黑的通道彷彿像是沒有盡頭一樣，Austin感覺自己的步伐變得愈來愈慢，呼吸亦開始變得困難，時間和緊張感正在一點點地消耗著他的精神力。

一段急速的腳步聲劃過寂靜的走廊，沉重而快速的喘氣聲突然響徹整個空間。

Austin

和他的隊員已經停下來了，擺好陣型用槍瞄著通道的盡頭，他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伴隨著漸漸接近的腳步聲也變得越漸急速。

片刻間，只看到有個全身白色的男人正在往他們的方向跑來，這數秒的等待，可以說是Austin一生中最漫長最難熬的數秒。

那個人影明顯地已經注意到Austin他們的存在，他加快腳步，全力衝向他們，揮動著雙手，聲沙力歇的大叫道：

「救我，請你救救我！」

跑著跑著，在距離小隊5米距離後，他慢慢停了下來，然後口中突然哇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身子慢慢往前倒下，扭了幾下，便不再動了。

最先反應過來的是站在最前的副隊長，他說道：

「立即拯救人質！」

其餘成員也馬上展開行動，跑至那人身邊，由Austin和副隊長繼續持槍戒備，其餘三人負責檢查那人狀況。

Austin 回頭看了一眼那人，只見他全身穿著雪白色的實驗袍，年齡大約40歲。負責檢查的小隊隊員把他的身體翻轉，驚見那男人的背部已經嚴重受傷，整個背部像是被什麼東西撕爛一樣，露出潰爛的肉和紫綠色的濃。傷口附近的血管腫脹得尤其厲害，呈現出和流出的濃一樣的顏色。

副隊長按一按耳邊的耳機，希望向在建築物外的長官報告，可是耳邊傳來的只有訊號不良的沙沙聲。另一名隊員脫掉手套，摸一摸那名死者的頸部，然後說道

「死了，不可能救得活了！這個傷口很奇怪，既不是槍傷，亦不像是刀傷，彷彿不由人類做成的傷口一樣。」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望向副隊長問道

「上頭說這裏被恐怖分子襲擊，有人質被擄持，請問到底是不是真的？」

副隊長緩慢地搖一搖頭，答道

「我不知道。既然是命令，我們就要服從，並且完成任務」

當副隊長說話的時候，所有人都看著他，除了一人之外，那就是Austin了，因為他看到一件令他很震驚的事，五人之中只有他一個看到了，這事實在是在太離奇了。

他耳中完全聽不到副隊長的話語，因為他竟然看見那死去的男人手指動了一動。他不禁啞言失笑，想著自己一定是被第一次參與任務的壓力和狹窄的空間導致自己出現幻覺了。明明隊友都已經宣告那男人死亡了，死了又怎可能會動？

他伸手擦一擦自己的眼睛，嘗試把自己從幻想中抽離，把思緒拉回現實。在Austin把手放下，重新張開眼睛的下一刻，他的眼睛瞪得和嘴巴一樣大。

擦眼睛短短2秒的瞬間，Austin

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立即明白情況的嚴重性。只見原本死去的男人不知怎的坐了起來，非但沒有受重傷的模樣，而且還很精神！

不！

是太異常地精神了！

此刻那男人正在用口咬著剛剛替他量脈搏的隊友的右手手腕，鮮血正源源不絕地從被咬斷的手動脈湧出來。

那隊友一邊發出殺豬般的慘叫聲，一邊全身扭動掙扎著，用另一隻手抓著那男人的頭髮，嘗試從他口中抽回右手。

誰知原本身型消瘦的那個男人不知哪來的怪力，仍然緊緊咬著那隊員的右手。那男人喉嚨發出低沉而又瘋癲的吼叫聲，雙眼更詭異地染上一層白霧。

作為平常鍛練有素，人稱瑞士最強特種部隊的其餘4人，都不禁被這突如其來的展開嚇了一跳。但久經沙場的他們立即作出迅速的反應，做出最有效的判斷。

副隊長已經舉起自動步槍把槍口指著那瘋癲的男人，大喝道

「立即離開我隊員身邊！否則我會開槍！」

那男人非但無視了副隊長的警告，似乎比之前更用力的咬著受傷的隊員。只聽見“喀嚓”一聲，那隊員叫出極淒厲的哀嚎聲。

他整隻右手都被那男人用口扯了下來，而那男人此刻正津津有味的把那隊員的右手咬碎，然後吞下肚。想不到那男人的牙力竟然可以輕鬆地把骨頭像吃生菜一般咬碎吞下，情境實在是動魄驚心！

最後只留下滿嘴的鮮血以及因失血過多倒在地上的隊員。

「呼」

響亮的一聲在狹窄的走廊回盪。副隊長的槍口隱約冒著一絲煙，他毫不猶豫地對準那男人心臟開槍。他對自己的槍法非常有信心，他很清楚自己這一槍絕對不會射失，作為瑞士第一神槍手，根本就沒有可能去失敗。

如果單論槍法，就連隊長也一次都沒有贏過他。心臟是人體最脆弱的器官，若心臟被破壞掉，即使是神仙也救不了那男人。

副隊長眼看著那男人緩緩倒下，然後他轉頭看向倒在血泊中的隊員。他俯身察看他的傷勢，發現原來他早已暈死過去，臉上仍然留著死前震驚以及痛苦的表情。他伸手替那隊員緩緩蓋上他那瞪大的眼睛，然後低聲唸了篇簡短的禱文。

「副隊長！」

三名餘下的隊員同時叫了出聲。他正想回頭查看時只覺後頸一涼，那本應死去的怪男竟然再一次活轉過來緊緊咬著他的後頸不放！

他瞬即拔出腰間的軍刀，反手把刀插入至那人的腦門。副隊長乘著那怪男嘴巴一鬆，一個箭步逃離他的血盆大口。

另一名隊員立刻朝那人腦袋再開一槍，剩餘二人為了保險起見，朝著倒地的怪男再開數槍，把他全身上下每個要害都射幾發子彈進去，確保他不會再死而復生。

槍聲連綿不斷，響徹整個建築物。直到三人自動步槍的彈夾都沒子彈，聲音才停下來。Austin的眼神還殘留著恐懼，喘息道

「我的天呀，這到底是甚麼怪物？死人能夠復活...又不是在拍那些荷李活電影...」

突然，走廊的深處傳來一陣陣巨響，彷彿正在回應剛剛的槍聲。細聽之下，那聲響竟然會剛剛那怪男發出的吼叫聲如出一轍，不過這叫聲聽著像是有過百人一起咆哮一般！

四人用絕望的眼神互相看了一眼，全身都不禁顫抖起來。地面開始強烈地震動著，走廊的盡頭傳來轟隆的腳步聲，並且距離他們越來越近。副隊長一屁股坐倒在地上，一手捂住後頸的傷口，氣喘如牛。

他那變成青白色的臉孔望向Austin他們，氣若游絲地說：

「任務已經取消了，不用管我了，我已經走不動了。帶著我走只會成為你們的累贅，快點撤離這裏吧，我會盡力幫你們擋住那些怪物，快把發生的事向長官報告，我們一定要警告他們，怪物可能不止一隻，如果被牠們從這裏走出去的話，後果會不堪設想！」

副隊長用堅定的眼神用力推走Austin。

「快去快去！」

他沙啞地叫著。Austin的思緒在腦海中激烈地掙扎著，他從加入小隊後，副隊長一直都對他關照有加，亦曾給了他很多激勵，副隊長就彷彿像是隊伍中的大哥一樣，大家都對他十分擁護。Austin隨時都願意與他出生入死，戰死沙場。

另一方面，他清楚這次問題的嚴重性，他知道這些喪失理智，不停復生的怪物一旦放到外面去，將會危害到成千上萬的生命，如果帶著副隊長那沉重拖累的身軀逃走的話，必定會全滅！

他狠下心回頭和剩下兩名隊員向反方向跑，他悄悄地抹下留在眼角邊的淚水，用盡全力向出口奔去。

只聽到背後的副隊長怒哮著，不停向著蜂擁而來的怪物開槍，最後，響亮的槍聲已漸漸變成淒厲的叫聲，叫聲再慢慢從轟隆的腳步聲中消逝。

Austin 的腳步絲毫不敢減慢，儘管已全速奔跑著，但感到自己距離出口仍然天差地遠。另外兩名隊員亦緊緊跟著他的身後

「啊」

只聽到其中一位隊員的叫聲埋沒在數十個沙啞的咆哮聲。Austin 罔顧大腿肌肉傳來的刺痛，任由汗水滴在眼睛上，只是不顧一切，忙命地邁開大步跑著，身後只剩下一名隊員跟貼著。

終於，Austin 看到剛開始進來時的掛燈，在隆隆的腳步聲和地板猛烈的震動之下，那掛燈激烈地晃動著。

Austin 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在這掛燈的背後，他知道出口已經離他不遠了。出口外面等著大批警員和特殊部隊，他相信屆時一定有辦法消滅這幫瘋狂的怪物的。

他突然發覺跟在他後面跑的隊員的腳步聲不知不覺已經消失了，換來的是更多雜亂的腳步聲和沉重的喘氣聲。

此時，他已經看見出口那微弱的綠燈標誌，他加緊腳步，向著大門奔去。就在那個瞬間，他忽然感到背後一涼，他顧不得那麼多，把剩下吃奶的力都用到腿上，奪命狂奔著。

終於...

Austin 的雙眼看見瑞士那片美麗的星空，他拖著沉重的身軀奪門而出，迎面而來的警員把他扶起拖到防線後面，其餘的警察都拿起手槍指著他的背後的人形怪物開槍。

他喘著氣，用終於空出來的手摸一下涼冰冰的背部，然後他看到那隻手竟然滿手是血！他嚇得全身顫抖著，牙齒碰撞著發出咔咔聲，死亡的恐懼籠罩著他，然後發軟的身體緩緩往後倒去。

在他意識將近消去的那一霎那，他最後看到的是那些怪物衝破警察防線，向著圍觀市民衝去的情景，然後 Austin 便失去意識，昏死過去。

當 Austin 再次睜開眼睛時，他一口氣撲向旁邊的警察，大塊朵頤地吃著那人的耳朵。

他.....成為了怪物的一員。

第一章 毀滅後的世界

二零二一年，距離瑞士的事件已經過了三年，在那場戰鬥中人類最後輸給了怪物。其後人類把這種怪物稱為“喪屍”，“喪屍”出現的原因是基於喪屍病毒的感染。

現時全世界大約有七成人口被判定為病毒感染者，由於病毒的傳播能力很高，仍然不斷有人類受到攻擊而死亡而變為喪屍。

剩餘的人類為了自保，在不同地方建立起城寨，以抵擋這種異類怪物，在極端的環境下勉力生存著。

--

「哥！哥！起床啦！你今天不是要上班嗎？」

清脆嘹亮的聲音把我從睡夢中吵醒。

「唔」

我輕輕扭動身子，嘗試掙脫地心吸力的魔掌，勉力睜開眼睛，只見小我三歲的妹妹子婷在狹窄的家裏東奔西走，忙碌地準備著早餐。

「為什麼早上的地心吸力好像特別強呢.....」

我緩緩走到殘舊的餐桌旁喃喃說道。拉開椅子坐下，只見桌上已經擺好了早餐，碟子上有炒蛋，茄汁豆，煙肉，香腸，還有一些冬菇粒，是很典型的英式全日早餐。

妹妹此時亦在對面坐下。

「自從爸媽他們死去後，我們再也沒有吃過英式早餐了吧，媽媽從前煮的英式早餐是最好吃的！真想再見到他們啊.....」

說著眼睛一紅，別過頭偷偷用衣袖擦掉眼角泛出的淚水。然後轉過頭，強顏歡笑地接著說：

「我第一次弄全日早餐，希望不會太難吃吧，哈哈！」

我心裡一酸，忍不住問道：

「我們哪裏來這麼多錢啊，現在這個時代肉類都是奢侈品啊！」

「煙肉是我工作那邊的老闆娘送我的，其他的是用我偷偷儲下來的私己錢買的哦！今天你升職嘛，當然要慶祝一下啊！」

聽畢我乾笑了幾聲，說道：

「也不過是從圍牆的維修工升到維修主管而已啦，沒什麼了不起啦！」

「嘛～不要那麼消極啦，升職始終是件好事，就當作是久違的慶祝一下吧！」

妹妹甜絲絲的笑道。

「好吧！我一定會努力工作的，我答應過爸媽會好好照顧你保護你啊！」

我用堅定的眼神說道。享用完奢侈豐盛的早餐後，兩人匆匆換過工作的衣服一起出門。

由於附近的環境龍蛇混集，因此每一天我都會先送子婷去上班，然後才去外牆邊工作。

踏出門口，陣陣酸臭味隨風吹往面上，我們無視掉這令人作嘔的臭味，往城寨近海的方向踏步。

一步步走過臭氣昏天的大街小巷，兄妹二人彷彿對街上四處遊走的老鼠蟑螂早已見怪不怪。城寨的四周都圍著高聳的圍牆，令牆內生活的人難以看到牆外的景色。

牆內的房屋為了方便建設，大多都採用了簡單結構的木制小屋，數以千計的這種木屋密集地堆積在石製圍牆內，為香港僅餘的人類提供著生存居所。

走著走著，他們走到一堵外型光鮮的石屎牆前，該牆與城寨最外圍的劣質石牆不一樣，雖然其高度比外牆矮一倍，但厚度居然比起外牆還要厚上三倍！華麗堅實的石屎牆底下有一道剛好夠一輛車子通過的大門，門旁站著兩名身穿軍裝的男人。

這些男人被稱之為「防衛軍」，是由財團花錢聘請的軍隊，裡面由前紀律部隊和士兵組成負責保護這座城寨。

眼前這座城牆被稱為內牆，是有錢人家於病毒爆發後特意建築起的第二個城牆，不過有別於外牆，這是用來分隔真正的當權者和平凡人的圍牆，亦是作為有錢人家的第二道人身保障。

走到內牆前，看到今天穿著軍服士兵裡的領頭人，我不禁心裡面暗暗叫苦。那個隊長在我們準備通過石牆時叫住我們，並揮手示意子婷露出通過時要用的證件。

隊長看了看她的證件，輕輕點一點頭，然後目光從頭到腳打量著子婷。突然轉頭跟後面的隊員悄悄說了幾句話，二人色迷迷的看著子婷，嘴角微微上揚，淫笑道：

「過來，現在懷疑妳偷運危險品，要幫你搜身！」

我不禁大怒，大聲喝道：

「混你個帳，放開我妹妹！你敢動他一條汗毛我跟你拼命！」

揮著拳頭衝前阻止，正當我快要跑到他面前時，冷冰冰的槍管抵在我頭上，一瞬間我的手腳被抓住，身體被旁邊的士兵壓倒在地上。

「嘻嘻！哥哥大人，怕什麼啊～我們幫你妹妹做點身體檢查而已啦！」

那隊長笑嘻嘻地跟我說，手卻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他一把抓著子婷的雙手，伸出舌頭舔了一下她標

緻的臉蛋。

「嗯！好香！好甜啊！」

妹妹的眼角流下一道淚水，渾身顫抖，拼力掙扎扭動。那混蛋無視了子婷的反抗和我的怒哮，伸出另一隻手隔著衣服肆意撫摸著子婷的身體。

附近路過的旁人全都視若無睹，靜靜地繞過備受侵犯的子婷和在地上哭叫的我，繼續走自己的路。

「小妮子妳身材越來越好哦！什麼時候陪叔叔我睡覺啊？」

那混蛋吃吃笑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終於按捺不住，拼命從壓著我的士兵滾開，然後一個翻身踢向他。被我意外的攻擊踢倒，士兵被踢得翻了好幾個跟斗，撞上旁邊的石牆。

我握緊拳頭，奮力沖向那個正在笑淫淫的撫摸著我妹妹的混球。他見狀立刻放開雙手，把手放在胸口一前一後微微彎曲，擺出格鬥的基本姿勢。

他輕鬆撥開我正在揮向他的拳頭，一個箭步衝進我懷裡，右手以我閃避不及的速度從下而上打出一個漂亮的上勾拳。

「嘭！」

響亮的一聲把我打飛到數米之外，隨之而來劇烈的痛處侵蝕著我整個頭部，不用多想便知我受到輕微的腦震蕩。

我全身嚴重地顫抖著，身體不受控制，劇痛的腦袋仿佛正在誠實地告訴這我兩人之間的實力差。那個隊長緩緩走過來，一腳踢在仍在地上打滾的我身上。

「叫你乖乖聽話你不聽，偏愛吃點苦頭嗎你？」

「不要傷害我哥！求求你！」

他無視子婷在旁邊的拉扯哭鬧，一個反手把她推開，臉露兇殘的笑容繼續對我拳打腳踢。我自然反射地彎著身子把手護著頭部，但肚皮、背部、和四肢都受到強烈的攻擊。

本來被我踢到一邊的士兵也走過來一腳一腳的踢在我肚上，我只能無力地抵抗著。

當他們收手的時候，我已經趴在地上動彈不得，只能看著他們讓低頭痛哭的子婷通過石牆，那些混蛋士兵還在她離開前伸手摸了一下她的屁股。

--

光猛的太陽把我從昏睡我喚醒，我環顧四周，發現自己原來一直昏迷躺在街上。路過的行人仍然採

取無視的態度，繞過我走自己的路。

我虛弱地站起身來，四肢想起劇痛的警告，身體好像快要散掉一樣。

用手拍一拍身上的灰塵，我抹掉嘴角的血跡，前往工作的地點。

期間路過骯髒的小路，看到路邊的妓女向途人扭腰飛吻，賣弄風騷。即使我每天都要經過這條小路，我仍然禁不住滿臉通紅，害羞地急步走過。

當我到達城寨的外牆時，已經是中午12點了，眼前是一堵20米高的石牆，左右兩邊延伸出去，把整個尖沙咀包圍住。

石牆上佈滿裂痕，看得出隨著3年來的風吹雨打以及無數次抵抗喪屍襲擊的巨牆已經已經變得岌岌可危。

這樣一堵外牆，保護著香港最後一批生還者。我立即拿起工具，修補被喪屍破壞過的牆壁。

被打的地方仍然隱隱作痛，我強忍著痛楚，開始了勞碌的一天。

--

「子婷，感覺好了點嗎？」

老闆娘為我遞上紙巾，溫柔地安慰著我。

我默默點頭，擦去眼角的淚水。我很恨我自己，我實在是太沒用了，從喪屍出現到現在，自己無時無刻都在依賴著哥哥。我知道他為了養活我受了很多氣，很辛苦，我討厭自己什麼都做不了的感覺。

這次還連累到哥哥受傷，我暗暗祈求上天保護我哥安全，希望他沒有受到很嚴重的傷。我最近開始在內牆內工作，幫助一位挺和善的老闆娘賣肉類食材。

肉類食材在這個時代已經是越來越罕有了，老闆娘和他老公在從前的K11購物商場裡面租了其中一個小單位經營著一個小小的農場。

現在的香港跟以往有很大的改變，由於生還者都聚集在尖沙咀這個最後城寨裡面，地方需求變得很大。以往繁華的商業區不復存在，人們為了生存，把大型商場全都改成了農業和畜牧業的場所，其他高樓大廈改成了密集式的劏房。

大街上蓋滿各種小木屋，整個城市都擠得密不透風。我現時身處在海港城裡面，從前這裡是掛滿名牌的連卡佛，現在竟然變成了城寨裡最大型的市集。

收拾好心情後，我輕輕拍一拍自己的雙頰，抖擻精神走到鋪頭前枱。因為我的低迷，導致老闆娘為了應對大量客人而變得手忙腳亂。

我感到不好意思，立即上前幫忙收錢找錢。早上的時候特別忙碌，我和老闆娘一直沒有停過，一直忙到市集快要關門的時間。

「呼！」

我抹一抹頭頂上的汗水，客人開始減少，我終於有時間休息一下。遠處突然傳來陣陣喧嘩，人們竊竊私語交談著，我見狀忍不住抬起頭來。

只見有位打扮得花俏的少爺緩緩踱步，身後跟著四位身型壯健的巨漢。

那少爺在這個城寨裡面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為他的爺爺李卡誠先生正正是在喪屍病毒爆發後臨危不亂，在短短數天以其龐大的財力和人力資源，建造了這個城寨。

作為全港最富有的人的孫子，自然人人都認識這位李公子。他意氣風發地四處走動，把接近天價的紅酒全部臉不改容的買了下來，嘴角上揚嘖瑟的輕笑著。

「呸！敗家仔！」

旁邊的老闆娘面露不悅，以痛恨的眼神看著那少爺。

及後，我不小心做了自己一生中最後悔的事。我隨著眾人的目光看著那少爺，他像是感受到我的視線而轉過頭看向我。我們的目光對視了！

他嘖瑟的笑容突然變得邪惡，我從他的眼神深處感受到永無止境的黑暗，這種異樣的感覺令我打了一個寒噤。他轉頭向後面的壯漢交代了幾句，言談間一直看向我的方向。

那壯漢就像收到指令般點一點頭，開始向我走來。

「快跑！」

身邊的老闆娘也察覺到不妙，大力把我推開，以她的身軀擋在我前面。我轉身拔腿就跑，身後傳來沉重的腳步聲。

「哎喲！」

嘗試幫我擋著壯漢的老闆娘被他一推便翻了幾個跟斗倒下，看上去摔得不輕，一直倒在地上呻吟。

我亦無暇再理會受傷的老闆娘，奮力擺動自己纖瘦的雙腿，亡命的逃離市集。

在這三年間，我遇過無數次同一種兇險的眼神，我很清楚如果自己被抓到的下場是什麼。因此我不惜一切也要逃離這裡，我不能再讓哥哥在擔心，不能再讓他受傷了！

身後傳來的腳步聲令我加緊了腳步，我跨過市集的檔口，從慌亂的人群中左穿右插。我忍不住回頭一看，雖然壯漢的身型雖大，但行動卻猶如小貓般敏捷，慢慢縮短了我和他之間的距離。

市集的出口已經近在眼前了，我雙腿一蹬，跳上生果檔口的果盤上。一腳踩碎果盤上面數個蘋果，翻身跨過市集另一條小路。

一個巨大的黑影突然擋在我身前，我收制不及，整個人飛撞到那個黑影身上。我晃一晃頭，嘗試從

撞擊中緩衝過來。說時遲那時快，雙手已經被眼前的黑影緊緊扣著。

原來另一名壯漢從旁邊一條小路包抄過來截停了我，他雙手緊抓著我的手腕，我奮力掙扎，但他毫不理會。

我的一顆心沉了下去，冷汗開始冒起，看到笑吟吟的少爺慢慢走到我面前，覺得萬念俱灰。

「跑得好快啊小白兔！」

「呸！」

我把口水吐在那少爺身上，作出我最後的抵抗。少爺眼神的光芒變得更為異常，他伸手從懷裡拿出貴價的手巾，把臉上的口水擦乾淨。

「嘻嘻！撿到好貨色了！你想玩的話，我今晚慢慢陪你玩！」

我身後的巨漢對於我的無禮施與了懲罰，抓著我手腕的力道急劇加大，疼得我淚水在眼眶打轉。

「救命啊！救救我！」

我抱著最後的希望，用沙啞的聲音向圍觀的途人求救，人們全都別過面，裝著聽不到我的呼叫。

「走吧！叫也沒用！」

少爺猥瑣地笑著，伸手拍一拍旁邊的壯漢，轉頭就走。

就這樣，我在四名壯漢的監視下，和少爺爽朗的笑聲之下被帶離市集。

第二章 怒火中燒

「喀啦喀啦～」

耳邊響起了微弱的聲音，把我從朦朧的意識中稍微清醒過來。隨之而來的惡臭味包裹著我的身軀，我虛弱地睜開眼睛，看到的是一片漆黑。

我嘗試轉過身來，但肚子正中傳來痛入心扉的觸電，身體動彈不得的我唯有拼命扭動頭部，希望可以搞清楚自己現在在哪裡。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眼睛慢慢習慣了黑暗，透過黑暗中傳來極微弱的光線，我看到自己被一個個黑色的垃圾膠袋包圍著。身處的空間不時顫抖起伏，配上那熟悉的喀啦喀啦聲，我推斷自己正躺在一輛垃圾車裡面，往未知的方向行走。

「!!!」

汽車慢慢剎停，車廂內的大門被緩緩打開，皎潔的月光射進這個臭氣昏天的封閉空間內，兩個人影在月光底下慢慢現身。

在面對突如其來的強光下，我眯著眼睛，勉強看到眼前的二人身穿黃色的工作服，口戴著口罩，走到我跟前。

「哇！」

其中一個被我瞪大的眼睛嚇了一跳。

「噢噢……噢噢！」

我嘗試開聲求救，但受傷的身體和乾渴的喉嚨令我只能發出令人難堪的叫聲。

「沒死透嗎？天啊！為什麼我總是要負責做這些工作啊！」

那個開聲的男人看了看我身上的傷口，反了個白眼說道。他無視了我的呼叫聲，把我抬到一旁，另一個男人則拿起我身邊的垃圾袋，扔到後面的一個大洞裡面。

這時我眼前是個長達2米的洞口，像個通道般往下無限延伸。我嚇得直冒冷汗，口中連連發出哮叫。身為城牆維修主管的我立即認出這條管道是建設在城牆上，並用來廢棄垃圾用的。

通道的另一端連接著城寨的外面，那是一個充滿喪屍的地獄。兩個戴著口罩的男人把大型垃圾袋和一堆廢棄的傢私相繼扔到通道的洞口裡面。

我拼命扭動掙扎，但重傷的身體完全不受我的控制，我懷著最後希望用求助的眼神看向那兩個男人。承受著我熱烈的眼神，兩個男人完全無動於衷，他們走過來一前一後把我抬起來。

「你看著我也幫你不到，誰叫你走去招惹少爺。」

說畢，便把我扔進黑暗裡頭。

--

時間追溯到兩個小時之前。我強壓著肚內翻滾的怒氣，聽著老闆娘描述事發經過。

本來放工後準備過來接子婷回家，誰知來到市集只看到凌亂的小鋪，以及腰背受傷，痛苦呻吟的老闆娘。

(他媽的！)

我暗暗咒罵著當眾拐走子婷的那個人渣，我緊緊握著拳頭，心裡面焦急不已。

(那個人渣在城寨裡面出了名好色，被他拐走的子婷一定不會毫髮無傷的！)

看到老闆娘無力地攤坐在椅子上，我不能怪責她未能保護好子婷，我只能夠埋怨自己沒有及時趕來。腦袋裡想著那個人渣可能會做出什麼事來，我的怒氣便急劇增長。

不管了！

我扔下哭哭啼啼的老闆娘，滿腔怒火往家裡跑去，懷著急躁的心情，在人群中穿插，並大力推開擋在我前面的途人。

連聲咒罵從我身後傳來，我無視掉別人投來的眼光，撞開家門衝了進去。我急急走進臥室，在床邊跪了下來，伸手從床底的盡頭拿出一件被布抱著硬物。

打開鋪滿塵埃的布料，裡面是一把M10型左輪手槍。我大力一吹，把手槍上的塵埃吹走。

手裡托著手槍，思緒回到三年前如何利用這把手槍和妹妹逃過一個又一個的危機。

我熟練地拆解配件，用布清理封塵的槍管，從衣櫃裡頭找出剩下的矽油，滴了幾滴在彈輪上，然後左手一揮，確保彈輪順暢地轉了七~八個圈，最後把子彈上膛。

看來三年的空窗期並沒有令我忘掉槍械的操作。

我把“從前的戰友”塞進褲袋，穿上大衣把隆起的槍柄掩蓋住，便急急離開。走到內牆前，幸好今天早上的隊長和被踢翻的士兵已經跟別人換崗了，沒有人認得出我，我連忙混進繁忙時間的人海之中逆流前進。

儘管我的內心非常焦急，但我的腦袋和雙手卻異常地鎮定。我清楚知道自己即將要面對的危險，也知道如果自己得罪了李家，以後就不可能再留在城寨裡。

(但是我不管！)

我對自己說，我不能任由其他男人污辱自己的妹妹，誰也不行！以後的事以後再做打算！

不知不覺間，已經來到尖沙咀海邊的半島酒店了。基本上城寨裡面最富有的人都住在這裡頭，我憑著

較一般人優秀的視力，遠遠便看到正門有六名身穿黑色西裝的巨漢正四處巡邏，看來守備相當深嚴。

我摸一摸褲袋裡的左輪手槍，把焦急和緊張的內心稍微平復一下，然後弓起身子悄悄繞到酒店後面。

酒店的後門亦有兩名黑衣人守著，守備可說是滴水不漏，我蹲在遠處的花叢中苦思良久，還是想不到可以潛入酒店的方法。

（看來要硬闖了！）

我把心一橫，伸手掏出褲袋裡的手槍，打算憑武力闖進去。

「噓~~~噓~噓~~~」

正當我掏出手槍時，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從後門走了出來，他身穿紅色制服，頭上戴著一頂帽子。吹著口哨，悠遊自得的拿著兩袋垃圾，往另一個方向走去。

我靈機一觸，隨即彎腰遠遠跟隨著那個男人。為免被他發現，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並確保他沒有離開我的視線範圍。

眼見他走到不遠處那臨時建立的垃圾房裡面，我加緊腳步跟了上去，一邊確認沒有其他人看到，一邊接近到他的背後。

我努力放輕腳步，拿著左輪手槍的雙手開始冒出手汗，只見那男人把垃圾扔掉後從褲袋裡掏出了一盒煙和打火機，倚著牆抽起煙來。

「不准動！」

我從潛伏的地方走出來，手拿著槍指著那個男人。那男人明顯地被我嚇了一跳，一不小心把手上的打火機掉在地上。

「不要殺我！不要殺我！你要錢的話我給你，什麼都給你！有話好說啊！」

「閉嘴！」

我走到他面前，把槍口抵在他的額頭上。他嚇得連忙合上嘴巴，用眼神苦苦哀求我。

「脫衣服！」

那男人對於我突如其來的怪異要求顯得很驚訝。

「在.....在這裡脫？」

「閉上你的嘴巴，現在脫！」

我把手指放在扳機上，他見狀嚇得渾身發抖，連連大力點頭。隨即用顫抖的手慢慢解開制服的鈕扣，

戰戰兢兢地把脫掉的制服放到一旁。

「帽子給我！」

「嗚……」

我伸手奪過他頭上的帽子，他忍不住發出一道微弱的哀叫聲。

「轉過去。」

「到底想幹嘛啊，我……呀！」

我示意他轉過身去，並用槍柄大力地敲在他的後腦上，他叫喊了一聲便昏倒過去。

看著倒地的年輕人，我心裡面不禁有些許愧疚，覺得有點兒對不起他。我咬一咬牙，連忙把旁邊的制服穿上，戴上同樣是鮮紅色的帽子，把手槍胡亂塞進懷裡，往酒店後門走去。

經過兩名黑衣壯漢時，我把帽子壓得低低的，學著那年輕人般吹著口哨推開玻璃門。那兩個黑衣人看了我一眼，也沒說什麼。

我成功混入酒店裡了！

我走過一間又一間關了門的名牌商店，在喪屍病毒過後，這裡的商店依舊營業，不過商品變為依靠直升機和小型飛機從其他地方運送過來，每次只能少量進貨，現時那些名牌包包的價錢自然比病毒爆發前的價錢高出幾百倍。

我無視掉掛在櫥窗的那些天價包包，拐彎走進寫著“顧客止步”的木門後面。

門後是一條長長的通道，通道裡的燈光淡黃而昏暗，木門飄來了陣陣木香，營造了獨特的古典味道。

可惜現在的我無暇享受眼前的氣氛，我走到通道盡頭，那裡擺放著一堆雜物，旁邊有兩道門。透過其中一道門上圓形的玻璃可以看到門後面是餐廳的廚房，現時已經過了晚飯時間，廚師們在裡面愉快地談天。

我不假思索的推開另一道門，門後面是一個貨用電梯，正正是我要找的東西！我打開搬貨用的電梯門，走進去看到不同的樓層選項。

現在的問題是我不知道那個人渣住在哪一層，我低頭沉思了一會兒，最後決定從最高樓層開始找起。

「叮！」

電梯門緩緩打開，眼前仍然是一條小通道，通道的盡頭有一道木門，我走到門前，透過玻璃窗視察一下門後的情況。

眼前的景象只能用金碧輝煌來形容。即使在喪屍病毒爆發前，我亦未曾看見過如此豪華的景象。

眼前是一道寬闊的走廊，各種閃耀奪人的水晶掛燈把整個空間照得非常明亮，地板上鋪上一塊長長的地氈，一直到走廊的盡頭。左右兩旁的牆上掛滿了油畫和山水畫，即使隔著一道木門，仍能聞到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清新的花香味，令人精神一振。

走廊的兩旁有數道大門，門上都刻了一個大大的“李”字，門的左右兩旁都站著護衛。

(Bingo!)

看來我的猜中了，這一層大概是李氏一家的包攬來住了。

(一、二、三、四.....)

我仔細數著這道木門背後的護衛，一共有8個護衛！

我倒吸一口涼氣，腦袋飛快地運轉著，從懷裡掏出我的左輪手槍。

「走開啊！不要.....啊！好.....好痛啊！」

走廊突然傳來一陣女人的叫聲，護衛們聽到後全都面不改容，仿佛已經習以為常。但我卻極為慌張，全身因憤怒而顫抖，因為我認出那是我妹妹的聲音！

(沒時間多想了！)

「嘭！」

我用力踢開木門，發出巨大的聲響，我脫掉頭上的帽子，把它扔到走廊的另一端。

「砰！砰！」

趁著眾人的目光被突然飛出來的帽子吸引住的時候，我朝最近的兩名護衛開槍。一槍正中腦袋，擊斃左邊的壯漢，另一槍打偏了，射中了右邊壯漢的肩膀。

其他人的眼光被槍聲拉了回來，紛紛從槍套中拔出手槍。我連飛帶跑的衝到剛剛擊斃的壯漢身邊，左手揪起他的屍體擋在身前。然後一個漂亮的回身，朝後面肩膀中槍的壯漢往心口補了一槍。

「砰砰砰砰砰砰！」

連聲槍聲徹整個走廊，其餘六個護衛毫不客氣地朝我開槍，我用屍體當肉盾抵擋住大部分攻勢，大量的子彈打進我的肉盾裡，血肉橫飛。但仍然有部分子彈擦過我的手腳，留下數道血口。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吸一口氣，怒哮著提著肉盾往走廊的對面二人衝去。

那兩人看到血肉模糊的屍體突然往自己臉上貼顯得有點不知所措，我看準這道空隙從肉盾的腋下伸出我的左輪手槍。

「呀！」

腹部被我擊中的護衛痛得捂住傷口，他身旁的護衛繼續朝我開槍。

「!!!」

我的小腿被他胡亂掃射射中了一槍，疼得我眼淚都快要流出來。我咬一咬牙，舉槍對著他連射兩槍。

第一槍射失打爛了他身後的陶瓷花瓶，第二槍正中他粗獷的臉孔，一下轟到他面目全非，往後倒下。

我手中變得不似人形的肉盾一同扔到那個屍體上，然後一個滾地葫蘆滾到兩個屍體後面。屍體那健壯的身型為好擋了不少子彈，我暗暗感謝他們平日勤於鍛煉肌肉，為我成為了絕佳的盾牌。

我朝倒在地上打滾，腹部中槍的護衛補上一槍，擊斃了他後把他的屍體也拉了過來，用三具屍體堆在一起，搭建了一個小小的堡壘。

我低頭查看自己血淋淋的小腿，鮮血像噴泉般湧出來。我很想包扎傷口，但敵人絕不輕易放過我受傷的空隙，正築起包圍網緩緩向我走來。

我看一看自己的彈輪，裡面已經沒有子彈了，我唯有從旁邊的屍體堡壘中摸出一把半自動手槍。敵人在收窄包圍網的同時，仍然以高火力不停攻擊我建立起來的堡壘。令我受到壓制，不能起身反抗。

沒辦法了！我決定賭一賭。

我把新搶到手的手槍托在屍體上面，與對面展開激烈的交火。

「砰砰！」

我的右臂中槍了，我無力地垂下右手，但左手卻沒有停下，繼續扣動扳機。

「!!」

站最左邊的護衛被我亂槍射中，倒在血泊中。

「嚓嚓嚓……」

我聽到手槍傳來沒子彈的聲音，我迅即從屍體褲袋裡翻出彈夾，躲回備受高火力攻擊的屍體堡壘後面。

我用受傷的右手顫抖著換上新的彈夾，繼續和敵人射駁火。

被大量子彈射中的堡壘令血肉四處飛舞，作為肉盾已經漸漸力有不逮了。

「唔！」

我的左側腹中槍了！

接著大腿也中槍．

肩膀也中槍．

左耳被轟走了一大塊肉，耳鳴聲充斥著耳朵的深處。

敵人也只剩下一個！

我手上的手槍早已沒有子彈，我知道敵人亦一樣，他已經扔掉再無用處的手槍，怒沖沖的朝我跑來。

我用我唯一沒有受傷的左手從褲袋翻出家門的鎖匙，用盡最後的力氣彎著滿是傷痕的身體越過所剩無幾的堡壘往前衝。

「去！死！吧！！！！」

我用血淋淋的右臂擋下對方的拳頭，劇痛透過右手傳至全身。我不顧一切緊握左手裡的鎖匙，把尖銳的一邊用力插進護衛的下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對方傳來極為淒厲的慘叫，面露青筋，雙手捂著重要部位倒下。我發瘋似的騎在他身上，雙手勒住他的頸部。

他口吐白沫，橫眉怒目的瞪著我，我用盡全力緊緊勒住他，絲毫不放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砰！」我身後突然傳來一聲槍聲，我低頭看見血花從我的衣服中散開。我放鬆了雙手，倒臥在血海之中。

我奮力抬起頭，眼前的房門打開了一道縫，一名青年拿著槍，走到我眼前。

「呼」

他吹一吹冒煙的槍口，環顧了四周，似乎被走廊血肉飛濺的景象嚇了一跳，然後轉過頭笑吟吟地看著我。

我立刻便認得他便是我要找的人渣！

「哥……哥……」

他身後傳來虛弱的呼叫聲，我從門縫中看進去，裡面異常昏暗，隱隱約約看到一名少女躺在地上渾身發抖。

「子婷……子婷！」

我嘗試扭動身體，但傷痕累累的身軀不聽使喚。

「你是她的哥哥嗎？哇啊！好厲害哦你，能夠打到我的護衛。」

「嘻嘻！可惜你慢了一步了。」

少爺從讚賞的笑容突然變成淫邪的怪笑。

「你可以去死了。」

說畢，他踢腿一踢，一腳把我踢暈……

--

時間回到現在。我被地心吸力往下拉扯著，身體在寬闊的通道垂直下落。

「嘭！」

我疲弱的身軀終於撞上一個由垃圾膠袋堆砌而成的小山丘。

高空墮落的撞擊令我的骨頭好像快要散架似的，痛得我面容扭曲。

除了垃圾袋以外，身邊不乏腐爛的屍體，令空氣瀰漫著惡臭味，令人聞之欲嘔，望之翻胃。

雖然我逃過大難，尚未死去，但身中多槍的我，血流如注，遲早會失血過多而亡。更重要的是，我一想到妹妹仍然被人不斷凌辱我更不願就這樣死去。

我拼命掙扎著，扭動著身體，但疼痛的身軀殘酷地告訴我重傷的現實，我感覺到自己的意識開始變得朦朧。

「咦！」

遠處傳來一陣清甜的女聲，一瞬間一道人影出現在眼前。

「Hey Handsome，How are you not dead？」

我勉力抬起沉重的眼皮，隱約看到一撮金色的秀髮在眼前飄逸，與奇臭攔擋的垃圾堆形成強烈的對比。我感到一雙清澈的眼睛在我身上掃了兩掃。

「Do you want revenge？」

「呵……呵……」

我聽到“revenge”這幾隻字不禁起了反應，全身用力扭動著，乾渴的嘴巴用力發出呵呵聲。

我感覺到一雙冰冷的玉手蓋住了雙眼。

「haha! such a cute, young man! Let me give you a helping hand.」

在那鈴鐺般的嬉笑聲下，我的意識漸漸逝去，墮入無盡的黑暗。

第三章 第七人

「操你奶奶的！不要拉拉扯扯！」

「你還不是一樣拉著他?! 你媽的，還好意思說我！」

「幹！你媽不就是我媽！你這個肥豬肉！」

「我操！你就不肥？我看我的腰圍一定比你瘦！」

「要鬥鬥看嗎？你這個沒膽鬼！」

「誰是沒膽鬼！」

「啪嚓！啪嗒！啪嚓！啪嗒！」

嘈雜聲把我從昏睡中喚醒，我緩緩睜開雙眼，只見眼前有兩個龐大的黑影飛來飛去。仔細一看，原來是兩名癡肥的男人在互相打鬥，看上去兩個人加起來應該有300多公斤！

可是肥胖的身型卻無阻他們的動作，他們靈敏的從房間裡的角落跳到另一個角落，不時在空中賞了對方一拳，踢對方一腳，造成強大的衝擊！

「咻！」

其中一個胖子用手指劃過另一個胖子的肚皮，頓時他的肚皮開了一個大口，血泉如注，一大束肥腸跌了出來。

眼前的景象把我嚇呆了，如此肥胖的身型不但極其敏捷，肚皮被刮破的胖子竟然還怒沖沖的撿起跌出來的內臟，把它們慢慢塞回去。

「幹！不是說不要用指甲嘛！」

「嘿嘿！對不起啦，我他媽一不小心嘛」

兩人粗口成章，互相打鬧。這是我才發現兩個胖子原來長得一模一樣，應該是孖生兄弟。比起身型如此龐大孖生兄弟，我更驚訝於受了重傷卻仍然嘻嘻哈哈的左邊那個胖子。

如此詭異的情況我只想到一個原因。

「你.....你們.....難道是喪.....」

「哎喲！那小子醒來了，都是你啦！他媽一直在吵！」

「怪誰啦！是這小子自己醒來的啦！」

二人不等我說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來到我面前，兩塊滿面汗油的肥大臉孔瞬間堆到我跟前。我

嚇得扭頭避開他們倆嘴巴散發出來的惡臭，從緊閉的嘴縫漏出我最大的疑問。

「我身處哪裡啊？」

聽後他們二人面面相覷，然後發出爆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他問自己在哪啊！哥！他是笨蛋嗎？」

左邊的胖子一邊捂著肚子的傷口，一邊跟右邊的胖子大笑，二人笑得身上的脂肪上下抖動。

「你他媽真是個蠢蛋，告訴你吧，我們現在在地球上！」

「你說錯了白癡！是在亞洲才對！」

「啊！不對，在太陽系！」

「白癡，在香港才夠詳盡吧！」

「原來你他媽也是個笨蛋，正確答案毫無疑問是宇宙啊！」

「靠！你說誰是笨蛋？！」

聽到他們喋喋不休地爭辯著，我感到我的頭快要痛起來了。從他們不倫不類的對話中我唯一知道的資訊是貌似我仍然身處在香港的某處。

忽然，鈴鐺般的笑聲從遠處傳來，眨眼間笑聲已來房間的門後。本來即將大打出手的兩兄弟大吃一驚，苦著臉放下雙手，挺直腰板，保持立正姿勢。我隱約記得那鈴鐺般的笑聲，和我在城寨外的垃圾堆所聽到的一模一樣。

房門被緩緩打開，笑聲的主人出現在我眼前。她擁有高挑的身材，楚腰纖細，前凸後翹的魔鬼比例，可謂完美的脂肪分佈，吹彈可破的雪白肌膚，加上一束令人眼前一亮的金黃色秀髮，光看身材的話絕對是一代性感尤物。

（光看身材的話）

疤痕，不是一道，是無數道，數之不盡的刀疤覆蓋在這名年約二十的女孩子臉上。五官基本上已經被毀壞得一點不剩，只能勉強從她的輪廓看得出本來應該一位絕色美女。重點是，她的眼珠跟肥胖兄弟一樣，都鋪上了一層白霧。

「大寶，二寶，你們又要打架了？不是告訴過你們在第七人醒來之後要立即告訴我嗎？」

少女用嚇人的笑容，笑瞇瞇地看著兩名嘟起嘴巴的胖子。儘管兄弟兩人之前一直吵吵鬧鬧，但看來少女用了什麼方法令他們對她服服帖帖的。

「你醒來就好！跟我來唄，BOSS已經等了很久了。大寶二寶你們休息一下唄！」

她轉過頭來對我笑著說，但恐怖的面容實在讓人難以感受到她的笑意。然後最後一句是跟兩個孖生兄弟說的，兩人聽到後如臨大赦，砰砰嘖嘖的往外跑去。

直到兩道龐大而又敏捷的身影在走廊盡頭消失，少女才跟我說：

「走唄！啊對了！我叫柯拉，很高興你能成為第7人哦！」

我跟隨著她，她一邊自我介紹，一邊帶我走到電梯前。她按了一按按鈕，一邊哼著歌。

「第7人是……」

「嘛，BOSS會跟你說的啦！」

「你們是誰？」

「我們吶……人類叫我們喪屍唄！」

「！！」

我不禁倒抽一口氣！身體反射地彈開至三米遠，眼睛四處遊走，尋找可以用來當武器的物品。喪屍竟然可以說話！而且擁有人類的意識？！難怪剛剛那對兄弟可以身手如此靈敏，受了重傷仍然可以泰然自若。

「哎！我要傷害你的話就不會救你回來啦！一句謝謝都沒有，香港人是特別冷漠的嗎？況且你都已經……」

喪屍少女說到一半，突然閉嘴不說，笑吟吟的看著我，雙手放在身後，似乎沒有襲擊我的意思。

「我……」

「不用怕我唄，BOSS待會回跟你解釋一切的啦！」

我心裡實在充滿無數個問號，可是柯拉的說話也有幾分道理，我稍微放下戒心，走向電梯口，但仍然和她保持著一定距離。

「叮！」

電梯門緩緩打開，我跟隨著金髮的喪屍少女走進去。我本來已經有點懷疑，現在我更加確認，我正在身處於中環國際金融中心IFC的大樓裡面，因為電梯裡面大大隻字“IFC”寫了出來！本來應該早已淪陷成為喪屍地獄的中環，現在除了我身邊的少女與剛剛的胖子兄弟之外，竟然一隻喪屍都看不到？！

非但如此，理應早已斷電的中環區竟然還有燈光，電梯仍然照常運作！看到我一面疑惑的表情，身旁的少女大概猜想到我正在想什麼，她發出了鈴鐺般的笑聲，說道：

「反正你之後會知道的啦，先不要那麼執著唄！」

「額.....好，還有就是.....謝.....謝謝妳救了我。」

「這還差不多，哼~」

喪屍少女眯起嘴巴，叉起雙手稍稍別過頭，可愛的反應讓我瞬間忘了她臉上的刀疤和她是喪屍的事實。我腦中突然想起自己受傷的目的，不禁直冒冷汗，忍不住向仍在沾沾自喜的柯拉提問。

「柯拉小姐，我昏迷了多久？」

「哦？為什麼想知道？嗯.....我想想.....大概有三，啊不，四天唄！哎喲，身體變成這模樣之後，時間觀念對我們來說已經沒有從前那麼重要了。」

四天！！整整四天！！在我昏迷期間，我的妹妹只怕也凶多吉少了！

「柯拉小姐，不，柯拉大人！我一定要回去城寨救我妹妹，她被一個人渣抓了！我一定要救她！」

「是這樣子嗎？那你更加應該跟我們BOSS談談了，我們也打算去城寨耶！」

「？」

我聽到柯拉後面那一句，有點兒愕然，正打算詳細詢問，

「叮！」

電梯門打開了。柯拉伸手把我推出門外，刀疤臉露出小小的笑容，對我說：

「我只能送你到這兒了，你從旁邊的逃生門往上走就會看到BOSS，有什麼問題就問他唄！」

「等.....等等！」

不等我的呼喚，柯拉就把電梯門關上，鈴鐺般的笑聲亦隨之而消失。只剩下我自己一個人呆在原地，不知所措。

現在回想起，我剛剛竟然跟身為怪物的喪屍共乘同一架電梯，還說了這麼多句話，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瘋了。

看著眼前空空如也的樓層，我唯有硬著頭皮打開旁邊的逃生門，往樓上走去。圍繞著樓梯走了兩三層之後，一道鐵門出現在我眼前，上面大大隻字寫著“請勿進入”，但門鎖位置卻穿了一個洞，洞口剛剛好能讓人穿過一隻手。

不會是我想的那樣吧.....我緩緩推開鐵門，本以為非常沉實的鐵門被我輕輕一推，竟然毫不費力地打開了。門後是一片蔚藍色的天空，太陽耀眼的照射在我久未伸展的身體上。我現正身處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的天台上面，天台的旁邊有一名男人背對著我，他大概就是柯拉口中的BOSS吧！

我提起腳步朝他走去，聽到我的腳步聲後，那個男人緩緩轉過身來。他和柯拉一樣，擁有一雙被白霧鋪上的眼睛，相比起柯拉的金黃色長髮，這男人的金髮略顯淺淡，頭髮稀疏的分佈在頭上，可以看出他的人生閱歷比一般人多。

儘管眼前的男人看上去有五十來歲,但透過他單薄的衣服卻看到條理分明的健壯肌肉線條·彭拜的肌肉看上去非常有彈性·散發出一種震懾人心的氣場。

「嗯.....很漂亮的眼睛！很好很好！歡迎你啊·第七人！」

他低沉而有力的聲音為我帶來衝擊·每一隻字都說得鏗鏘有力·字句間展露了王者的霸氣。

「什麼第七人？快點放我回城寨·我要救我的妹妹·我沒空跟你們這些喪屍胡鬧！」

「哦~看來你還沒察覺到啊！柯拉這小妮子·把所有麻煩的解釋都扔給我啦。」

無視了我的要求·他微微嘆了一口氣·接著說道：

「在眾多喪屍之中·有極少部分的人能夠在被感染之後仍然能保持著理性·保留了生前的記憶·我們暫稱我們為“罪人”。

而我·就是最早覺醒的變異者·亦是最早的“罪人”。在我擁有了理性而四處遊蕩的時候·我開始發現自己的血液中能夠產生某種疫苗·被我的血污染到的喪屍·有極低機率的可能能夠轉化成“罪人”。」

他稍微停頓了一下·讓我從如此突然而又大量的資訊湧進腦袋的情況下喘了一口氣。

「仇恨！是對人類的仇恨·也是對人性的仇恨！我用我的血做了無數實驗·然後發現能夠用我的血轉化為“罪人”的只有生前對人性有極大的仇恨·莫大的憤怒·才能夠提高轉化成“罪人”的機率。

機緣巧合下·我們發現了我們這種“罪人”擁有與別不同的能力·我們能夠統領沒有理性的喪屍·我們擁有高於一般喪屍的戰鬥能力·我們的力量是獨一無二的。對人類的仇恨讓我們選擇了殲滅一個又一個生還人類的住所·我們決意要毀滅人類的世界·把整個生態鏈重設回沒有人類時的日子！」

我的腦袋快要爆炸了·聽到這一大段匪夷所思的說明·我實在有點不能理解他們的想法·但內心隱隱約約卻又覺得他說的話不無道理。我思前想後·細細咀嚼眼前喪屍的王所說的話。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令我禁不住顫抖的身體問我眼前的屍王。

「你說我是第七人.....難道我.....變成了.....」

「喪屍·對·我們發現你的時候·你已經失血過多死了·我們把喪屍病毒傳了給你·然後用我的血盡地一搏。你好幸運·你成功恢復了理智·柯拉還貼身幫你處理身上的傷口·一直等你醒來呢！」

屍王快速的接下了我的疑問·毫不遮掩的把殘酷的事實告訴了我。

不！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我變成喪屍的話我妹妹真麼辦！我還要殺了那個人渣！想到那個人渣的嘴臉我就忍不住緊緊抓住拳頭·我感覺到手裡有點濕濕的·我提起手·看到滿手都是血！

我馬上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我握拳的力道大到我不知何時便得尖硬的指甲深深陷入到手掌肉裡面。我緩緩鬆開拳頭，我突然意識到，即使我現在的手掌血流如注，我卻感覺不到任何的痛楚！

(我真的成為了喪屍.....我.....)

我無力地跪在地上，我看著自己蒼白的皮膚，尖銳的指甲，伸手摸摸自己的牙齒，虎牙不知何時變得異常鋒利。

「如果你還是不信的話，想想為什麼你可以聽得懂我和柯拉這些外國人的語言。我們“罪人”的腦部貌似開發了某些未知的部分，讓我們之間的溝通不受言語所限，我們的大腦能夠自動調整耳朵收到的信息，把這些作為人類時聽不懂語言轉變成自己可以明白的語言。」

我想起柯拉那金黃色的長髮，和她那歐洲人的臉孔，記得當初在垃圾堆裡遇到她的時候，她是跟我說英語的，而剛剛跟她對話時我卻聽到她說流利的廣東話！

得知屍王所言屬實，我只能迷茫地坐在地上。

「你是這三年來第七個成功恢復理智的喪屍，所以大家都叫你第七人，而且有一點你比我們其餘六個人都特別的是.....你的眼睛。」

我疑惑地眨一眨眼，屍王走近我眼前，仔細觀察我的眼睛。

「你的眼睛沒有白霧！你有一雙野性、特別的眼睛！即便我們這些“罪人”恢復了人類的理智，但我們的眼睛視力仍然與一般喪屍般模糊，我們要走到很近，才能看清眼前的影像，因為我們的眼睛全都蓋上一層白霧。

但你不同！你的眼睛非但沒有一點白霧，而且近看還比一般人類的眼睛特別！」

我聽到後嘗試看向遠處，的確，經他提醒之後，我才發覺到自己能夠看到海港對面的城寨建築，連街道上的行人樣貌竟然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忍不住看向半島酒店的那個方向，只見頂樓的窗戶全都掛上窗簾，看不到內部情況。

「今天晚上我會對香港的城寨發動攻擊，我剛聽你說你想救你的妹妹，她應該也在裡面吧！你跟我們一起來，即使你變成了喪屍，我不會勉強你做我的手下，亦不會要求你走我們的路。你跟來一起毀掉城寨，再作出你的選擇吧！你有絕對的自由，到時候告訴我你的意願，是去或留，全憑你決定。」

他直視我雙眼，我下意識地迴避掉那鋪上白霧眼珠傳來的視線，點一點頭便轉身離開。

「去碼頭那邊找柯拉吧！她會告訴你詳細安排。」

在我離開天台之前，屍王留下最後的話語。我腦袋感覺變得沉重起來，一瞬間得知了“罪人”的存在，然後要我加入這類喪屍變異種的毀滅人類計劃，我實在消化不來。

我摸一摸自己冰冷的皮膚，內心仍然沒能完全接受自己已變成喪屍的事實。

「喪屍的王.....屍王嗎？」

我輕聲嘆了一口氣，在整理混亂的思緒途中，已經不知不覺來到中環碼頭。遠遠看到柯拉正在一跳一跳的往我跑來，喪屍的腳力讓她不消片刻便已走到我眼前。

「喂，帥哥！BOSS都跟你說了唄？」

「說了一大堆東西，老實說我還沒從衝擊的真相中緩過來.....」

「哈哈！不用怕啦，我當初也是這樣子啦，慢慢會習慣的啦！」

柯拉輕輕的拍一拍我的肩膀，鈴鐺般的笑聲把我心裡面的霧霾稍微吹散。我突然想起屍王說過有關“罪人”的話，看到柯拉的臉充滿疤痕，我實在按耐不住好奇心。

「柯拉小姐，他.....BOSS說所有“罪人”都對人性有強烈的仇恨，請問.....可以告訴我妳的仇恨嗎？」

本來笑盈盈的柯拉聽到後面色一轉，雪白的眼珠流露出哀愁，

「唉~~~」

她嘆了一口氣。

「也沒什麼好隱瞞的，你也看到我這醜陋的臉唄？我的臉是被我一個一起跳舞的閨蜜用刀劃傷的，我們本來是芭蕾舞者，她覺得我的樣貌總是吸引著觀眾的眼球。於是有一天趁我不為意，把我綁起來，一刀一刀割爛我的臉，就變成了這樣子唄！」

柯拉勉力提起頭，露出苦笑。

「嫉妒，就是因為嫉妒！女人的嫉妒永遠是最可怕的！」

看著柯拉臉上無數道疤痕，想必她從前一定是一名絕色美人，可是就因為閨蜜的妒忌讓她變成了現在這個模樣。

「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才好，但是呢柯拉小姐，我能夠稍微理解到你的情況。人類是自私的，是殘忍的，是無情的。」

我想起侵犯我妹妹的那個人渣，想起城牆的欺負我們的隊長，想起漠不關心我們的路人們，怒火開始重新燃起。

「今晚我一定要殺了那個人渣，救我妹妹出來！」

我對著海港對面的城寨恨恨地說。

「好唄！下水唄！我們下去再跟你說我們的作戰計劃。」

「下.....下水？」

我看著拍打碼頭邊的海水，對柯拉的說話提出疑問。

「對啦，不要拖拖拉拉啦，快！下去！」

說著，柯拉一手把我從碼頭邊推落海中，突如其來的力量讓我連翻帶滾的掉到冰冷的海水之中。我不小心喝了幾口水，看到柯拉也跟著我跳了下來，她遞過一副泳鏡給我。

「你的眼睛很重要唄！戴上去唄，我們都不需要這些東西的。跟我來！」

我連忙接過泳鏡，把它戴好。只見柯拉突然大力呼氣，隨著大量體內空氣呼出，她的身子開始慢慢往下沉。

(還有這種操作?!)

眼見柯拉沉下去後沒有再浮上來，我唯有學著她，用力呼氣，彎腰把體內的空氣盡數逼出。身體亦開始慢慢往下沉，我下意識地閉上眼睛，直到雙腳碰到海底為止。

我想起自己戴上了泳鏡，便緩緩打開雙眼。眼前的景象把我快嚇得魂飛魄散，海底裡有著黑壓壓數之不盡的喪屍！

粗略一算，至少有數十萬的喪屍遍佈整個維多利亞港的海床。他們整齊地列隊，立正站好，一動不動，仿佛正等候指令一樣！原來一直都消失不見的喪屍全都待在這兒來了！

旁邊的柯拉拉一拉我的手，向我耍了個鬼臉。

我突然想起氧氣不足的問題，卻發現自己在海中完全不用換氣，亦不覺得身體有何不適。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喪屍是可以在水中行走的.....

第四章 侵略開始

「啊！」

一道慘烈的尖叫聲劃破了寂靜的夜晚。一名身材姣好的女人被一個男人刮了一巴掌，跌倒在地上。

他們身處在尖沙咀碼頭旁邊，這種時候一般都不會有人經過。

「死八婆！區區一名妓女敢跟老子討價還價！像妳這塊料，根本就不值這個價錢！」

男人一手把女人的按住，另一隻手從胯下掏出既黑又粗的那話兒，那東西散發出陣陣惡臭，嚇得妓女花容失色，拼力掙扎。

海浪洶湧的拍打著碼頭，巨大的浪聲把妓女的呼叫聲掩蓋。

男人輕鬆撕破了妓女的衣服，豐滿的雙峰頓時跳了出來。他一邊貪婪地吮吸妓女的乳房，一邊提著那話兒毫不留情的用力頂到妓女的私處裡面。

女人的眼淚伴隨著男人的汗水揮灑在碼頭的木凳上，男人肆意發洩自己的獸性，無視了妓女的哭叫。

就在男人即將高潮的時候，男人突然感覺到後頸一涼，無盡無窮的精力和獸性仿佛一瞬間全都歸于虛無。妓女看到男人背後的怪物時發出了震驚的尖叫聲，趁著男人身子一軟立即從他胯下逃走。

顧不得掩蓋赤裸的身體，女人沒命的跑離海邊。誰不知跑沒兩步，頭髮被身後的怪物一扯，整個人仰後仆倒。成群喪屍從後蜂擁而上，把妓女咬得千倉百孔，血肉橫飛。

她在死去之前看向早已氣絕的男人，數之不盡的喪屍正在沿著碼頭旁邊的石級走上來。喪屍從海中爬出來了！

轉眼間，整個尖沙咀海旁、星光大道、文化中心都佈滿黑壓壓的喪屍，怪物的哮叫聲眨眼間便傳遍整個城寨。

--

「怎麼樣？想不到我們從水底進攻唄！」

柯拉的聲音直接傳到我的腦袋裡面，我看向旁邊，只見她嘖瑟的挺起驕人的胸膛看著我。

「我一直以為喪屍不能游泳，還真的有點嚇到了！」

我努力專注自己要傳達的信息，學習柯拉剛剛教我的“罪人”之間獨有的通信能力。

“罪人”能夠發出特定的腦電波給指定對象，讓這種腦電波成為我們專用的通信系統。同樣地，我們亦能透過腦電波對喪屍發號指令，雖然他們缺乏智慧和理智，但卻能夠接受簡單的指示。

剛剛聽到柯拉的這個解釋時，我的腦袋還有點轉不過來。

(反正就當是心靈感應之類的超能力啦！)

我對太麻煩的科學解釋實在提不起興趣，唯有用最簡單的解釋來說服自己。

「人類一直以為我們不會游泳，所以才沒有在海邊築起高牆。嘛，的確一般喪屍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可以游泳的。但我們是喪屍耶！不會死亡不會生病不用睡覺的究極士兵耶！我們連呼吸都不用，當然可以游泳啦！所以只要我們下令，其他喪屍就會下水的啦！」

我看著眼前慢慢前進的喪屍群，他們面無表情，列隊等候上岸侵略人類的城寨。的確，擁有這樣一隊軍團，屍王說要毀滅人類什麼的絕對不會是空想。

隨著前鋒的喪屍們走上岸，我和柯拉亦與作為前鋒部隊的孖生兄弟匯合。他們現正喋喋不休的爭吵著，但一聽到柯拉的笑聲，二人都立即立正敬禮，對她好不恭敬。

看到大寶和二寶慌張的神情，我很好奇到底柯拉對他們倆做了什麼，可以令兩兄弟都乖乖服從。

「大寶，二寶，你們知道要怎麼做嗎？時間差不多了，可以上了！」

柯拉依然用銀鈴般歡快的笑聲跟他們說，但眼神卻流露出無窮的殺機。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城寨響起嘹亮的警報聲，大概有人終於發現出現在海岸邊的喪屍群了。說時遲那時快，兄弟兩人已經用輕盈快捷的動作往前衝去，眼睛盡是對血的渴求。

我無視了街道上逃跑的路人，全速前往我的目標——半島酒店。

在上岸之前，柯拉很貼心的教了我作為“罪人”和喪屍的基本戰鬥方式，「指甲和牙齒是我們最大的武器，但是呢，我們“罪人”是比較特別的，活用你的眼睛唄！」這是她給我的小提示。

喪屍的腳力讓我輕鬆到達了半島酒店的正門，我抬頭看著我的目標樓層，腦中充滿了仇恨和憤怒。很快地，門口處的守備已經發現了我，十來個壯漢提起手槍和自動步槍往我這邊走來。

看來經過我上一次的入侵，這裡的守衛添加了足足一倍有多。但這次唯一與上次不同的是，我已經不再是人類了！

我怒哼一聲，雙足踏破地面，往前用力一蹬，一瞬間便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

經過上次的教訓之後，壯漢們亦毫不猶豫地向我開槍。槍聲接連響起，子彈橫飛。

但是.....

太慢了！我終於明白屍王和柯拉的意思了！

眾多子彈在我眼前朝著我的腦袋飛來，但在我的眼中，子彈的速度實在是太慢了！

我的眼睛不止是可以看的遠這麼簡單，是動態視力！

屍化後的我擁有無人能敵的動態視力，加上我那充滿力量的喪屍身體，要避開區區子彈簡直是易如反掌！

我一個扭身，躲開前方射來的子彈，再伸手插進旁邊守備的胸口，一手捏碎他仍在跳動的心臟。整個過程快如閃電，那個守備死狀可怖，看上去一副沒辦法接受現實的樣子。

我一邊享受肉體帶給我的速度感，一邊伸舌舔了一下手中的血液。

「！！！！！」

一股電流瞬間流進我的身體裡，血液的鐵鏽味讓我異常地興奮，仿佛有一股更強大的力量從四肢傳來。

我露出滿足的笑容，看著眼前的敵人，暴虐的爽快感支配了我的身心。

殺！殺！殺！

我瞪大自己的雙眼，身體每一個細胞，每一個器官都告訴我要殺掉眼前的人類。順應著自己作為怪物的本能，我縱身一躍，撲向附近的一名滿臉鬍子的巨漢。伸出利爪，往他的面門抓去，那鬍子巨漢也不是蓋的，一瞬間舉起手中的自動步槍化解了我的攻擊。

被我抓爛的步槍叮叮噹噹的散落在地上，不等他反應過來，我已經張開我的血盤大口，一口咬住他的頸動脈。其他守備隨即朝我們不斷開槍，卻被我輕鬆扭腰避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合上我的嘴巴，把頭一甩，硬生生扯下了鬍子巨漢頸部的一大塊血肉。殺豬般的叫聲從他口中傳來，鮮血猶如噴泉般瘋狂噴出，濺得其他守備一臉都是血。

我無暇理會失血倒地的鬍子巨漢，一個箭步伸出尖硬的指甲，抓穿了兩名守備的肚皮，他們的內臟噴湧而出，血肉淋漓，瞬即雙雙倒地。我不讓剩餘的守衛有瞄準的機會，神速伏在地上，扒走了掉落在地上的半自動手槍，再一個翻身從低角度朝敵人連開開槍。

「砰砰砰砰！」

我毫不猶豫扣下了扳機，也許屍化後的眼睛強化了我瞄準的準成度，每顆子彈都正中了一個壯漢的眉心，四個人隨即倒地身亡。

餘下的守衛看到自己人眨眼間被殺得血流漂杵，像是泄閘的洪水，瞬間染紅了地面，全都嚇得調頭便跑。

我殺紅了眼，立即提氣直追，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剎那間便追上他們，不用多久便把全員都收拾乾淨。

「呸！只懂跟隨命令的狗東西！」

我把含在嘴裡的血水吐在地上的屍體身上，便打開酒店大門，往電梯口走去。身後被我咬過的守備顫抖地站了起來，雙眼鋪上了白霧，化為喪屍，往街道上跑去。

--

「叮！」

電梯停在酒店的最頂層，電梯門緩緩打開，門外站著數名壯漢。在他們仍未搞清楚發生什麼事之前，我已經快如閃電，率先拿下了近在眼前的守衛。

我一手捏碎眼前男人的喉核，手中發出了清脆的碎裂聲，再一腳把他踢向後面的守備身上。兩人被我的怪力一踢飛撞在一起，隨即粉身碎骨，頭破血流，剩下微弱的喘氣聲昏倒在地上。

我嗜血的一人一腳，踏破了二人的身軀，麻利的了結了他們的性命。伸出兩指手指夾住了朝我飛來的子彈，看到我這超越常人的力量，剩餘兩人嚇得屁滾尿流，瑟瑟發抖。

我上前一個上勾拳正中其中一人的胸口，無數肋骨被強大的衝擊震碎，發出了「啪嗒啪嗒」的聲音。他的身體被這股怪力撞飛，深深陷入了天花板上，四肢低垂，頓時氣絕身亡。

另一邊廂，我已經一手抓住最後一名守衛的左手，用力一扭，人類那脆弱的手臂被我快不可擋的力量變得扭曲變形。深紅色淤血從內部滲透出來，整隻手臂很快就變成了絳紫色，無力地垂下。

那個守衛痛得滿地打滾，大汗淋漓哭叫著，我不耐煩地走上前，右腿用力一踩，踩碎了他的頭骨，黏黏的腦漿隨即染紅了地上名貴的地氈。

我推開走廊裡最大的一道門，房內的裝飾精緻無比，閃閃生輝，無數無價之寶散落在屋子裡每一個角落。我打開旁邊的木門，裡面是一間龐大的睡房，單單是這間睡房，便足足有我和子婷以前居住的木屋的五倍大！

我環視了這間房間，只見牆壁的角落有十來個渾身發抖的人類看著我。站在前排的是抖得特別厲害的數名女子，他們身穿清潔制服，而瑟縮在他們後面的是一個老年人類、兩個中年人類、和一個年輕人類。看到他們如此無恥地拿自己的女僕做為擋箭牌，我不禁冷笑一聲。

「你們可以先走，我暫時無意殺你們。」

我對站在前排的女僕們說，她們聽到我作為一個喪屍竟然說話，而且還願意放生她們，無不又驚又喜連跑帶滾的通通跑走。

「喂！你們去哪？不准走！我.....我加你們人工，加.....兩倍.....不，三倍！給我留下來！」

女僕們身後的中年男人發瘋似的想挽留她們，但無論他怎麼說，女僕們都頭也不回急急跑走。

「哼！無恥！自私！」

我一手攔下想追出去的中年男人，用手刀一剝，輕易的剝斷了男人的手臂。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發出淒厲的叫聲，然後昏死過去。我上前一腳踩爆他頭顱，然後一爪把他身旁的妻子抓得腸穿肚爛，血濺當場。他身旁的老人跪坐在地上，險些便要昏倒過去。

看到我暴虐的樣子，那個一直發抖的年輕人終於認出我來，並指著我大叫。

「呀呀呀呀呀！是你！是你.....你沒死！我明明殺了你，叫人把你扔出去的！」

「你還記得啊！子婷，我的妹妹在哪！！」

「哈哈！她.....她是我嘗過這麼多女人之中最美味的那一個啊！」

我怒髮沖天，一手抓起那個人渣的衣領，本來害怕發抖的他，一提到子婷便嘻嘻的淫笑著。

「先生，你要拿我孫子報仇的話儘管拿去吧！請.....請高抬貴手，放我這個老人家一馬。」

旁邊的老年人似乎大概明白了事情的始末，對我連聲求饒。

「他不是你孫子嗎？」

「他.....他是，但我一早就看不順他的行徑的了，我.....我不認這個孫子，他就隨你處罰，懇請放過我們。」

老年人賠笑道，我心中的厭惡感急速冒起。

「為了逃生可以六親不認，如此荒謬的事你也幹得出來。好一對爺孫啊！不過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建起城寨卻做成如此貧富懸殊，看到自己的孫子拐帶良家婦女，卻視而不見，你這個醜陋的東西沒有資格留在這個世界上！」

說畢，我右手維持提起那人渣的姿勢，提腿一踢，迅即踢中他的頭部，他整個身體往後飛去，撞上身後的玻璃櫃。玻璃櫃緩緩往前倒下，狠狠的砸落老人的身上，砸了個粉身碎骨。

(最後是你了！)

我看向手中提著的人渣，他臉上仍舊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汗水卻不停沿著額頭流下，出賣了他。

「子婷在哪兒？」

他別過頭，裝著聽不到的樣子。看著他輕佻的樣子，實在讓我髮指眦裂，等不下去。我另一隻手抓起他的尾指，然後狠狠把手指硬生生扯下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發出了尖銳的慘叫聲，頭髮都豎起來了，佈滿紅根的眼睛瞪著我，敢怒卻不敢言。

「子婷在·哪·裡！」

我疾言遽色的質問他，他雖然勉力保持著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但看來也差不多到極限了。看著他的嘴臉，我一想起子婷，不由分說扔掉手中被我扯斷的手指，然後把手放在他的子孫根，輕輕捏著。

他一張輕佻的小臉不禁瞬間愀然變色，我清楚知道這招有效了。

「不.....不要！我.....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帶你去！」

他哭著求饒，我這才放開我的雙手，由得他跌跌撞撞的為我帶路。他帶我們回到華麗輝煌的走廊裡面，穿過走廊來到盡頭，戰戰兢兢的打開了右邊的一道木門。

門後是一個小型的藏書閣，林林總總的舊書林立在牆的四周。他緩緩走到其中一個書櫃，伸出斷了尾指的左手，撥開眼前的數本書，露出了一個小按鈕。

他按下按鈕，旁邊的書櫃隨即慢慢移開，面前出現了一道小小的木門，木門的大小剛好夠一個成年男人彎腰通過。那個人渣從懷中拿出一束鎖匙，從中熟練的選了一條鎖匙，對準門上的鎖匙孔插進扭開。咔嚓一聲，小木門打開了一道縫。

「就是這裡了，求.....求你放過我把！」

他面露苦笑，苦苦哀求著我，看著他面目可憎的樣貌，我對他笑了一笑。

「辛苦你了！」

我以他反應不到的速度衝上前，一手連同睡褲的布料扯掉他的子孫根，再狠狠捏碎他兩顆睪丸。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痛苦嚎叫的人渣雙眼反白，口吐白沫，身體抽搐了幾下便昏死過去。

「活該！」

我扔掉他的子孫根，彎腰打開木門走了進去。

第五章 內心掙扎

房間瀰漫著一陣詭異的血腥味，四個角落都安置了泛紅色的小燈泡，為昏暗的房間提供僅有的光源。

但如此幽暗的光線卻無阻我野獸般的視力，我環視四周，只見牆上掛上了林林總總的刑具，不，也許是那個人渣的玩具。

粗繩、皮鞭、蠟燭、手扣、假陽具.....

還有很多很多我連名字也說不出的東西如數家珍般一一掛在牆上，被如此多SM用的玩具包圍，讓我的心有點兒厭惡，好想快點離開這個房間。

房間的正中間有一個鐵籠，隱約看到有一個人影倒在地上，微微喘氣。

「子婷！」

我喉嚨發出了沙啞的叫聲，鐵籠裡的人影稍微動了一動。

我二話不說走到鐵籠邊，隨手便掰開鐵柱，鋼鐵製的鐵柱被我喪屍的力量輕鬆掰彎。

我看清眼前的人影是一名赤裸的女孩子，身體上佈滿各種各樣的淤痕和疤痕，身上除了血跡之外，還有大量已經乾固的精液，形成糊答答的透白色黏膜，黏在雙腿之間。

我發現自己的手竟然開始發抖，我輕輕撥開遮蓋著女孩臉蛋的長髮，心中暗暗祈禱，希望這個滿身傷痕的女孩不是子婷。

「啊.....」

我內心一沉

是子婷！

我忍不住發出了絕望的聲音，我把她輕輕抱在懷裡，內心百感交集，眼淚不受控制的湧了出來，憤怒和內疚充斥住我的身心。

我抱著她虛弱的身軀走出了房間，看著她身上承受過的傷痛，我實在悲痛萬分，腦袋裡面翻雨覆雨，思緒混亂非常。

走過那個人渣的屍身時，我恨恨的踢爆他頭顱，再一腳踩爛被我扔在地上的那話兒。

抱著子婷回到走廊，走進旁邊的房間，裡面時間睡房，睡床旁邊立著一個超級大的衣櫃。

我從衣櫃裡面隨便挑了一件溫暖而又設計簡單的衣服，溫柔的披在子婷赤裸的身軀上。也許感覺得到我的觸碰，子婷悠悠醒來，原本明亮清澈已經變得暗淡無光。

我抱著她走到床邊，輕輕把她放在床上。

「哥.....哥.....」

她氣若游絲的呼喚我，雙眼雖然直視著我，但感覺卻是在看著遠方。我抓起妹妹脆弱的小手，輕輕放在臉上，另一隻手溫柔地撫摸她的髮絲。

「我在這兒了，子婷！哥哥來救你了！」

「嗯，我知道.....哥哥一定會來的，這.....不是做夢吧.....」

雙目無神的眼睛留下兩道淚水，我感覺到子婷的氣息越來越薄弱，身體漸漸變得冰冷。

「不是做夢！我真的在這兒呢，妳摸摸看！」

我抓著子婷的手連忙往自己臉上蹭，她露出疲弱的笑容，乏力的小手沿著我的眼睛、鼻子、嘴巴.....慢慢摸著。

「終於.....給我等到你了.....哥哥.....哇！」

還沒說完，她便吐了一大口鮮血，迅即染紅了雪白的枕頭。看著子婷渾身傷痕，連連吐血，我卻只能站在旁邊焦急，什麼都做不了。

我突然靈機一觸，急忙用床上的被單卷起子婷渾身傷痕的身子，抱著她連忙沖了出去。

「子婷，堅持住！哥哥一定會找人救你的，我不會讓你輕易的死去！」

聽到我嘶聲力竭的吶喊，妹妹嘴角含著一口血，對著我勉力露出微笑。

「哥.....不要為我傷心.....我知道我活.....不成的啦。你要為了我.....好好活下去！」

「不！不准妳這樣子說！妳不會死的，我會找人救你的，哥哥認識了很厲害的人，一定能救活你的！」

我雙手穩穩抱著子婷，雙腿飛快的狂奔著，眼淚卻止不住的湧出來，讓我看不清前面。

快！

快！

我要更快！

我每一步都用力蹬向地面，喪屍的怪力讓我沿路踏出一個一個的小坑洞，身子盡量壓前減低空氣的阻力，把自己想象成一支往前衝的火箭！

我感覺身旁的景物往後倒退得越來越快，但我無暇理會這些異象，仍舊不停加速！

即使我神速奔跑著，我的雙手依然穩如泰山，低頭看向懷裡的子婷時，只見她閉上眼睛，面色鐵青，身上多處傷痕依然流血不止，很快便滲透了被單，染成一朵朵鮮紅的花朵。

「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

我抬頭仰天長嘯，發出了最原始最野性的聲音。

腳下絲毫未停，腦袋裡一直嘗試發出我特有的腦電波，嘗試尋找我的目標。

不消一會便已經來到九龍公園裡面，本來搭建了無數木屋的公園現在變得一片狼藉。無數木屋慘被蹂躪，倒塌的殘骸遍地都是。

詭異的是，在這個猶如被災難洗劫過的地區卻無任何一個人類，甚至連一具屍體也沒有。有的只是兩名喪屍的背影，在月光的揮灑下，以殘酷的笑意對著慘遭喪屍侵襲的城市。

我急忙往那兩名背影走去，柯拉和站在她身旁的屍王雙雙轉過頭來。

「哎喲！你.....我花了這麼多心血救你回來，你怎麼抱著一個漂亮的女孩回來啊！你對得住我嗎！」

柯拉在旁邊憤怒跺地，撇撇嘴巴，酸酸的跟我說道。我沒有理會她的打鬧，輕輕把子婷放在地上，雙腿一跪，砰砰砰的叩了好幾個響頭。

無視了因大力叩頭而流出鮮血的額頭，我用幾乎哀叫的聲音跟面前的屍王說。

「求求你！求求你救我妹妹！只要你能救她，你要我做牛做馬我都可以！」

身後的柯拉聽到“妹妹”兩隻字之後，瞬間從不滿的撇嘴變得笑逐顏開，連忙走到子婷面前檢查她的傷勢。只見她伸手量了一下脈搏，輕輕皺起眉頭，用手碰了一下子婷的額頭，突然伸出尖銳的利爪。

「！！」

血流如注！柯拉一下狠狠的割斷了自己的手腕上的血脈，鮮血源源不斷的流出來。

她慢慢把手遞到子婷赤裸的身子上空，然流出來的血揮灑在她的身體上。

「你.....」

我正要質問她在幹什麼，屍王伸出粗壯的手臂攔住我，對我輕輕搖頭。手腕流出的血變得越來越少，最後柯拉的傷口止住了，我把視線拉回依然閉上雙目的妹妹。

神奇的是，柯拉的血液冒出絲絲白煙，輕輕的覆蓋在子婷的傷口上。子婷臉上的淤痕隨之開始慢慢消散，一道道血痕正在慢慢縮小，身上的傷痕正在逐漸消失！

捂住自己手腕的傷口，柯拉臉色清白，頹坐在地上，粗重的喘氣著。我馬上上前對柯拉道謝，她揮手叫我別說，然後喘著氣開口說。

「你.....聽著，她.....你妹妹在你帶過來之前便已經.....斷氣了。她的血實在流得太多，以她的傷勢大概應該一早便死去了，她大概是留著最後一口氣一心等你來唄！」

我剛剛已經盡力了，我的血能.....夠治愈肉體的傷口，剛剛打算試試救活她.....但看來是失敗了，對不起啊第七人.....救不了你妹妹.....」

打從“斷氣了”之後，我的耳朵便再也沒有聽到柯拉的話了。

耳邊響起耳鳴，天地之間瞬間倒轉過來，一陣暈眩直襲腦際，嗆啞一聲，我跌倒在地上。雙手捧著妹妹恢復如初的臉蛋，我的眼淚大滴大滴的流下。

不！

不可能！不可能的！

我嘗試否認眼前的現實，但手中傳來的觸感告訴我，妹妹的心跳已經消失了很久了。

(啊！)

我突然想起什麼，最後的希望讓我從混亂中暫時恢復過來。我跪在屍王面前，我嘶聲力竭的懇求面前壯健的中年喪屍。

「你不是可以把人變為喪屍，或是轉變成罪人嗎？你可以幫幫我嗎??」

本來一直不作聲的屍王終於都開口了，用他那沉穩而帶點沙啞的聲音問：

「我是有這種能力，但.....我亦說過，我三年來嘗試過無數遍，才成功了七次，成功率可以說是非常低的。失敗的話她只會變成一般嗜血四處殺人的喪屍，你忍心冒這個風險嗎？」

屍王頓一頓，讓我稍微消化一下，接著說道。

「我也跟你說過，我只能夠把死時帶有強烈仇恨的喪屍轉變成“罪人”，沒有仇恨的人我根本救不到，你看看.....」

屍王伸手一指，指向妹妹那標緻的臉孔，我隨著他的手指看去，只見柯拉已經為子婷的身軀蓋回被單。

隨著傷痕和淤痕的消失，子婷的臉蛋終於能夠清楚的展露出來，只見臉色蒼白的妹妹嘴角微微上揚，臉上掛著一絲甜甜的笑容，一副滿足的表情。

「我.....」

我真的很迷茫，看著妹妹的臉孔仿佛對塵世間已經沒有任何的眷戀，如此安詳的臉容叫我如何能夠狠下心來把她轉為怪物？！

(妹妹儘管受到禽獸般的折磨，到最後仍然保持著希望，依然沒有因此對人類有過一絲憎恨.....我該如何是好！！)

我呆坐在地上，屍王為了給我些空間而轉身離開，留下柯拉陪在我身邊。混亂的思緒充斥住我的腦袋，整個空間好像突然變得異常安靜，我溫柔的看著躺臥在地上的妹妹。

那個笑容.....

我一定要守護住.....

最後

我下了最令我痛心的決定。

無論如何，一定不能讓子婷成為毫無理性的怪物！絕對不能破壞這個笑容和她最後的安詳！

我跳了起來，俯身抱起子婷的屍身，馬不停蹄跑到遠處一處幽靜的小花園。花園被清新的花香味包圍著，小鳥的鳴叫聲隱隱約約的傳來，空氣瀰漫著寧靜的氣氛。

在月光的照射之下，我緩緩放下子婷的屍身，雙手插進旁邊的泥土，運用喪屍的怪力和速度，像兩個馬達般高速擺動，不消片刻已經挖出一個大洞來。

我把沾滿泥土的雙手往身上擦一擦，抱起子婷溫柔的放進泥土中心，雙手輕撫著她變得僵硬的臉蛋，心裡頭痛得快要四分五裂似的，欲哭卻又無淚。

我維持著半跪的姿勢，捧著子婷的臉蛋久久不願離開，腦袋裡面閃過一幕幕回憶，從小到大，從可愛的小孩，變為成熟乖巧的女人，不論世界如何改變，她始終在我心中仍然是當初跟在我後面的小女孩。

我驀然站起來，雙手離開子婷時輕輕顫抖了一下，狠下心把旁邊的泥土往洞裡面填。從腳、腰、胸、手、到最後輕輕把泥土蓋在子婷安詳的臉孔上.....

第六章 柯拉的內心

「柯拉，你去城寨旁邊的垃圾區看看有沒有漏洞可以攻進去！」

因為接到BOSS的命令，我隱藏在黑暗之中，來到垃圾區裡。最令我萬萬想不到的是，那裡竟然被我發現到一個活人！

當下決定冒著被BOSS責罵的風險（反正我也不怕他），把他帶了回去基地。可惜運送途中那個渾身泥血的青年便已經斷氣。

嘛～

我也管不了那麼多拿去給BOSS看看。還記得BOSS當時異常高興，那少年即便已經氣絕，但雙拳卻絲毫沒有放鬆過，好像想緊緊握著什麼似的。

BOSS拿刀子從自己手腕中割開一道口子，讓血液流進青年的口中。原本死去多時的青年渾身一震，瞪開雙眼，然後又昏倒過去。

即使是一瞬間，我和BOSS仍然清楚感覺到從那雙眼傳來凌厲的視線。我站的位置比較近，從朦朧的白霧中，我看到的是清澈而又純粹的黑色眼珠，仿似燈塔的強光般穿透了濃濃大霧，照亮了寂靜而黑暗的大海。

「你來幫他治療！」

顯然BOSS也挺興奮的，他把治療青年的責任交給了我，我對這雙眼睛也充滿了好奇，便欣然接受了。

在治療之前，我把他身上沾滿泥巴的舊衣服脫掉了，沒想到衣服下的身軀竟然充滿著魅力！青年的肌肉猶如鋼筋一樣清晰分明，儘管不是很彭拜的肌肉，但精鋼的身型卻是我喜歡的類型。

看著散發男兒魅力的青年裸體，我那靜止的心臟仿佛要重新跳動一樣，看一看旁邊的浴鏡，只見我蒼白而佈滿刀疤的臉孔微微泛紅。

用水輕輕洗掉他臉上的泥巴，一副俊美的臉孔出現在眼前。粗幼適中眉毛，受過歷練帶點滄桑感的臉孔，最重要的是那雙眼睛仍然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洗脫他身上的泥巴後，我連續幾日幾夜照顧他的身體狀況，因為過多的傷口令我馬不停蹄為他供血來治愈身上的傷口。

現在我坐在床邊，呆呆的看著眼前的青年，基本上身上的傷口都全都恢復了。

（哎～）

我心裡暗暗歎氣，這幾天日日夜夜陪伴著青年，都沒有好好休息過。我伸手摸一摸仍然沉睡中青年的臉孔，漆黑的頭髮、沉穩的臉容帶點稚氣、儘管處於昏迷狀態，但雙眉深鎖，顯出了內心的煩惱。

「嗯～」

青年突然一個翻身，一把抓住了我伸出的手，把我的手往他臉上蹭。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我一大跳，細看之下青年雙目依然緊閉，看來是睡迷糊了。被青年緊緊抓住我的右手，令我顯得有點兒不知所措，我生前把所有精力時間都花在跳舞上，從來都沒有顧及過什麼兒女私情。

我知道平時活躍輕佻的態度只是我的一個面具，用來遮蓋我寂寞和無趣的內心而已。撇除跳舞時握到男性夥伴的手，這是我第一次被陌生男人這樣的緊緊抓住我的手……

(雖然他是在昏迷狀態啦……)

變成了喪屍令我的痛覺和觸覺都變得遲鈍，但一種特殊的電流隱約從對方的手緩緩傳到我的手裡，再慢慢沿著我的身體流進心中。本應停止跳動的心臟仿佛恢復了生氣，帶给了我一種小鹿亂撞的錯覺，雖然沒有感覺，但我確實知道我的臉上應該有點泛紅了。

這令人難受而又感覺挺幸福的接觸令我內心混亂非常，正當我想逃離這個矛盾地獄，抽開我的右手時，眼前的青年突然發出痛苦的呻吟。

「子婷～子婷～」

黃豆打般的汗珠沿著他痛苦的臉孔冒出來，即使他依然處於昏迷狀態，但身子輕輕的扭動掙扎著。本來我混亂的內心因為這突然的呻吟冷靜了下來，聽著眼前的青年一臉哀愁的樣子，口中呼喚著某位女性的名字，讓我心裡產生了另外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我快速把我的右手從青年手中抽離，扭身往房外奔去，留下漸漸冷靜下來，回歸沉睡的青年。

(子婷是誰?)

這條問題纏繞著我的內心，感覺我的心臟好像要被火燒一樣痛苦。我跑到遠處的洗手間，扭開水龍頭洗一洗臉，希望可以沖洗掉心中的疼痛。抬頭看了看鏡中的自己，退化的視力令我隱約看到自己的容貌，鏡中竟然反射出一副我熟識的表情！

那個表情我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那個集合了憤怒、不甘、哀痛等複雜的表情！我的那個閨蜜就是掛著如此可怖的表情，一刀一刀刻花我的臉孔，那冰冷的刀鋒劃過五官，刻出一絲絲血痕的感覺依然記憶猶新。

我感到不止是我的內心，我的身軀也在緩緩發抖著。

原來我嫉妒了！

原來這……就是嫉妒……

我感覺好像稍微明白了閨蜜憤怒的感覺，人性真的很醜陋，我不但怨恨我曾經的閨蜜，我同時亦開始討厭了擁有相同感覺的自己。

漸漸地，嫉妒帶來的憤怒隨著水聲慢慢消逝。我關上水龍頭，重新看著鏡中的自己，怒氣的消逝卻換來了洩氣的失落。我摸摸臉蛋上殘缺不堪的五官，凹凸不平的肌膚，感覺自己的心情快要跌到谷底了。

不可能的！

才剛剛轉化為“罪人”的青年，現時在我前方此起彼伏，所經之處無不血流成河。即便如此，我無論如何加速，如何加快雙腿的擺動速度，我仍然追不上眼前的人影！相反，感覺上青年憤怒的背影離我越來越遠！

沒想到他除了有一雙特殊的眼睛之外，速度還那麼快！我的腦中隱隱約約浮現出其中一名幹部的影子。也許.....也許他們的速度都差不多一樣快.....

正當我稍稍分神的時候，遠處的背影已經不經不覺消失了，我逼不得已唯有停下來稍作休息。儘管我們喪屍不會感到疲勞和疼痛，但長時間狂奔會對身體造成很大的負荷，即使我們不會感到什麼異樣，但這副身軀會抵受不住沉重的負擔而慢慢崩潰的。

休息過後，我梳理好被沙塵弄得骯髒凌亂的金髮，重新踏出腳步，沿著橫屍遍野的道路前進。這次我放慢腳步，不再嘗試追趕那位青年，因為我內心清楚知道無論我如何努力都不會追得上他。

低頭觀察路邊的屍體，有些人類被人用利爪抓穿腸肚，內臟灑滿了一地，有些人的身軀被他硬生生撕開，兩截身體倒在道路兩旁。細看下才發現原來每一道屍體都沒有其他多餘的傷痕，全部都是被人一擊秒殺。我的內心不禁升起一股熱氣，在敬佩的感情之下，好像.....隱約多了幾絲傾慕的感覺。

(呀！不可！現在正在侵略中呢~)

我連忙搖搖頭，急忙擺脫心中的想法，加緊腳步尋找那個喪失理智的青年。

--

要找到那青年倒是一點都不難，只要沿著血路尋找，很快就看到青年的身影。踏進一間小小的木屋，原本憤怒的青年現在好像變了個人一樣，無力的跪坐在木地板上。

環顧四周的環境，之間木屋裡面有著簡陋的家具，屋子裡間隔出一間睡房，房裡面放了兩張木床，看得出屋子裡面應該有數天沒有清潔過，家具上都鋪上了薄薄的塵埃。

青年跪在兩張床的中間，手裡拿著一張照片，眼淚止不住的嚎哭起來。我慢慢走到他身後，輕輕踮起腳，只見他手拿著的照片是一張四人合照。我認出照片裡的青年和他的妹妹，大概站在他們身後的一對中年男女就是他們的父母唄。

只見當初仍然是人類的兄妹臉上都充滿著幸福，笑容流露出的喜悅是多麼的純真無邪。

「柯拉，我該怎麼做呢？我.....我好恨啊.....即使我報了仇.....我內心中的洞依然沒有填上啊~」

青年大概感受到我的氣息，背著我問道。

「我.....我也不知道呀.....我對於自己的未來、人類的未來、世界的未來都一無所知。」

對於青年的提問，我實在是無言而對，內心暗暗產生了輕微的內疚。

「我只能說.....我們應該順著自己的內心前進，這個世界沒有人可以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如果你和我們罪人一樣，依然很討厭人類，痛恨人性的醜惡，那麼要做的事就只有一件唄！」

我跪了下來，伸手輕輕搭在青年的肩膀，他緩緩轉過頭來。血跡斑斑的臉孔上掛滿淚水，悲憤的樣子令人動容。

「我.....」

看著眼前的青年，我心中不禁泛起漣漪，一股熱氣突然湧上胸口。不知不覺間，我已經雙手抱著他，擁進我的懷抱裡。青年先是驚訝的愕然抬頭，然後閉上眼睛眼淚傾瀉而下。

他依傍著我的胸口哀嚎著，我一隻手溫柔的撫摸著他漆黑的短髮，讓他盡情的發洩自己的悲痛。我很快便意識到自己做的行為是多麼的令人害羞，眼前的男人正在躺在自己的胸口抽泣，從未如此親密接觸過男性的我瞬間變得臉紅耳赤。

我害羞得很想推開他精鋼的身材，但他如此軟弱的模樣實在令我於心不忍。懷中的青年感覺稍微平復了一些，我繼續輕輕的撫摸她的短髮無聲的安慰著他。

雖則如此，維持著這樣的姿勢讓我腦袋都快要爆炸了，雖然心臟早已停止跳動，但大腦害羞得像是被火燒一樣！他的抽泣聲漸漸減弱，然後他就像是意識到什麼，輕輕離開我的懷抱，尷尬而又紅著臉擦了擦眼角的淚痕。

「不好意思.....把你的衣服弄濕了.....」

我低頭看見自己原本灰白色的上衣原來被青年的淚水弄得濕了一大塊，濕掉的上衣令我那E cup的胸部和內衣全都表露無遺。

「嚶~」

我嚇得連忙用手遮蓋自己上身，青年慌忙的別過臉，雙方都不敢亂動。這種寂靜的氣氛令人異常尷尬，我們兩人之間都不敢正視對方。青年優先打破了沉默，他站起來在旁邊的木衣櫃裡面拿出了一件米白色的上衣，閉上眼睛把它輕輕扔給我。

「這是我妹妹的衣服，你先穿著吧.....」

「謝.....謝.....不准張開眼睛哦~」

青年連連點頭，慌忙的轉身背向著我，待我確認他完全轉過身後，我才慢慢的脫下現在那件濕漉漉的上衣，換上乾淨的衣服。換完衣服後，我看到青年仍然很乖的背向著我，心裡不禁有陣暖意。

「可以啦！傻瓜！轉過來唄~」

得到我的許可後，青年才慢慢轉過來，看到我之後瞪大了眼睛，蒼白的臉蛋再一次變得通紅，低下了頭。

？

我低頭看看自己的身體，原來新穿的上衣好像有點太緊了，令我那過度發育的上圍撐得衣服都微微變形，整個胸型盡顯在青年眼前。

「哎喲！你妹妹的衣服對我來說好像有點小，嗯.....這樣唄！」

我故作鎮定的從打開的衣櫃隨意翻出一件比較寬鬆的外套，披在身上。

兩人的目光不自覺的看向了對方，然後大家發出了輕快的笑聲。

「你要跟我們走嗎？」

稍微平復過來後，我舉起右手，柔聲詢問眼前的青年。

青年低頭沉思了片刻，害羞的模樣慢慢轉為堅毅的表情，然後下定了決心似的緊緊握住的右手。

「走唄！香港已經肅清了~」

我拉著他的手走出了木屋，回到街道上，除了低沉咆哮的喪屍聲以外，街道已經變得死氣沉沉，了無生氣。青年回頭看了一下木屋，然後昂然轉身跟我一起走。

「對啦，認識了你一整天，還不知道你的名字耶.....」

「哦？我沒有說過嗎？我叫高子冲。」

「那我叫你小冲唄~」

還不等他反應過來，我已經搶先的幫他改好了花名。

(為什麼我那麼著急幫他改花名呢.....我也不知道)

「我們要去哪裡？」

面對他的提問，我回頭報以惡作劇的笑容。

「嘻嘻嘻~我們要去的的地方是.....

東京！」